

THE BEST 持续畅销百年的无冕经典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书

世界金榜畅销书龙虎榜

龙虎榜

僧

[英]

M
·
G
·
刘易斯

侣

它表现的是一种病态的、暴虐的、反常的性欲，
是一个惶恐和混乱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中，被命
中注定的和无法制止的情欲所驱使。

在作者看来，人的情欲是遍布天地之间的一股汹
涌洪流，而且最终主导人类的是情欲而非宗教。

僧 侶

[英] M. G. 刘易斯 著

《僧 侣》

作 者：(英) M·G·刘易斯

出版时间：一九〇六年

上榜情况：英国《泰晤士报书评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上榜三十二周

畅销内幕：

《僧侣》是英国“黑色小说”的重要代表作，作者是当时年仅二十的天才作家 M·G·刘易斯。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多变，充满了悬念和转折，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和普遍赞誉，被认为是一本奇特的、有趣的书。一时间各界好评如潮，短短几年内书被多次再版。年方二十的小说作者刘易斯一举成名，还得了个“僧侣刘易斯”的称号。

小说主人公安布罗西奥博学善辩，威严优雅，三十岁就当上了修道院院长。然而这个表面傲视一切的修道院院长内中却腐烂、空虚，常常在圣母像面前想入非非，最终犯下了杀母奸妹的滔天罪行。修女艾格尼丝与西斯纳特的爱情被女修道院院长阿加莎发现，阿加莎不是处于原则和正义，而是因为院长的名声受到了威胁，就把艾格尼丝打入暗无天日的地牢。两条主线交织在一起，对安布罗西奥一步步走向犯罪

僧

侣

深渊时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描绘，对艾格尼斯、西斯特纳遇险经历中的恐怖渲染，都可谓淋漓尽致，令读者欲罢不能。

《僧侣》发表后，最初曾受到英国评论界的好评。几个月之后，对这本书的评价有了新的批评和指责。英国著名批评家柯尔律治认为，它是不道德的和不真实的，是淫荡的和有害的；还有人认为，书中对《圣经》的那些污蔑言辞，是违法的，应予以起诉。《僧侣》被认为是淫秽的、不道德的、反宗教的，甚至刘易斯的父亲对这一作品也颇有微词。而事实上，因为小说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所以小说热情的歌颂了世俗的幸福，男女之间的爱情，描写了爱情的巨大力量，同情那些因热情和青春而违反了教规的人。另一方面，小说又尖锐的揭露了教会的丑恶与黑暗，僧侣的堕落和残忍，大胆的对《圣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示怀疑。因此，当时的反对者们攻击《僧侣》不道德、反宗教，绝不是无中生有，甚至可以说是抓住了小说的要害——不管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只是我们今天看来，这并不是小说的缺陷，而正是小说的优点之一。

为了不使这部小说流行开来，当时的一个“防止罪恶协会”还曾上书检查总长，要求颁布禁令，制止这本书的出售。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检查总长的同意。禁令发出后，年轻的作家处于种种考虑，没有对禁令提出异议。但是，由于禁令不是强制性的，加上读者对小说的喜爱，禁令最终未能完全实行，《僧侣》仍在各地销售。

在当时的英国，对《僧侣》评价的争论一直不休，两派的激烈争论反而使刘易斯声望大增，该书也日益畅销，并引

来了许多盗印本、改写本的问世，其数量之多，难以统计。仅有据可循的正版书就有五百多万册。直到三年之后，作者在第三次再版时，毅然将书中那些被人指责为不道德和有害的文字删去，这才避免了一场在英国高等法院上的公堂对簿。

僧

侶

第一部

第一章

修道院的钟敲了还不到五分钟，开普钦教堂就已经挤满了听众。不要以为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怜悯或者希望得到信息。很少有人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像马德里这种迷信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城市，要寻找真正的虔诚是徒劳的。现在聚集在开普钦教堂的听众，他们来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没有一人的动机是正大光明的。女人来展示自己，男人则来看女人：有的人是出于好奇，想来亲耳听听一个如此著名的牧师的布道；有的是为了打发戏剧开演前的那段无聊的时光；有的则是因为听信了在教堂找不到座位的传说；马德里城的人一半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想会会那另一半人。真正是来听牧师布道的人只有几个古风犹存的老信徒和半打怀着敌意的牧师，他们决心找出布道中的错误并加以嘲笑。至于对其他的听众来说，布道完全可以取消，他们绝不会因此感到失望，甚至他们不会注意到它的省略。

然而，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至少是肯定的，那就是，开普钦教堂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人。每一个座位都坐了人，所有的角落都挤满了，连那些摆在长长的走廊里做装饰的雕像上也挤满了人，男孩子们爬到天使们的翅膀上坐着，圣弗朗西斯和圣马克的背上各自爬上了一个看客；而圣

僧

侶

阿加莎则发现她不得不承担两个人的重量。结果便是，尽管她们紧赶慢赶，我们的两位新来者走进教堂之后，还是四处找不到一个位子。

然而，那个老妇人继续往前挤，完全不理睬周围发出的气恼的叫喊，人们徒劳地向她说：“告诉你，夫人，这边没空地方。”“求你了，夫人，你简直把我挤扁了！”“夫人，这里你挤不过去。老天爷！有些人怎么这么讨厌哪。”但是老妇人仍固执地继续往前走。她凭着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两只强壮的臂膀，在人群中开出了一条通道，挤到了教堂中离布道坛不太远的地方。她的同伴沉默不语地紧跟她，巧妙地利用着她的女向导所付出的力气。

“圣母玛利亚！”老妇人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失望地叫道，“圣母玛利亚！怎么这么热，这么多人！我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必须返回去。这里连一个当凳子用的东西都没有，而且看来没有谁会好心到把他们坐的地方让我们。”

这番话引起了两个绅士的注意，他们在右手边的长凳上坐了两个位子，正把他们的背靠在从布道坛过来的第七根柱子上。两个人都很年轻，穿得很体面。听到一个女士对他们的礼貌与教养发出的呼吁，他们停止了交谈，看了看说话者。她已经把面纱掀起来，以便能够更清楚地观察教堂里的情况。她的头发是红的，她斜过眼瞟了瞟他们。两位绅士掉过头，继续他们的谈话。

“好吧，”老妇人的同伴回答说，“好吧，利奥尼拉，我们直接回家去吧！这里面太热了，这么多的人也叫我害怕。”

这些话是由一个无比甜美的声音说出来的。两个绅士再

次停住了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们这一次已不再满足于抬眼看一看，而是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转过身子，面对着说话者。

说话的也是一位女士。她那优美而高雅的身材极大地激起了两个年轻人的好奇心，他们迫切地想看一看拥有这种身材的人的面容。然而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她的脸部被一块厚厚的面纱遮住了。但是在艰难地挤过人群的时候，她的面纱移动了一点，露出了她的脖颈，匀称美丽，简直可以和美第奇的维纳斯媲美。她的皮肤白皙得令人吃惊，在她那金色的长发的衬托之下显得更加迷人。这头发一直垂下来，到达她的腰际。她的身材比中等个儿稍矮一点，像林中仙女一样娇小轻盈。她的胸脯遮得很严实。身上的裙子是洁白的，中间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裙子下面，露出一双非常匀称美丽的小脚。她的手上挂着一串大粒的串珠，她的脸蛋被一块厚厚的黑色罗纱遮盖着。正是为了这位女士，两位绅士中年轻的一位让出了自己的座位。与此同时，那位年长的也认为有必要对她的同伴给予一点关注，因此把自己的座位也让了出来。

那位年老的女人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稍加推辞，便接受了这一提议，坐了下来；那位年轻的只是表示感谢地行了一个礼，跟着坐了下来。堂·罗伦佐（这正是把座位让给她的那位绅士的名字）设法留在她的旁边。但是在这之前，他已对着自己朋友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对方马上懂得了他的意思，想方设法地把老妇人的注意力从她那可爱的保护物身上吸引过来。

“你们肯定是最近才到马德里来的吧？”罗伦佐对他那美

丽的邻座说，“因为像你这样美丽的女性不可能长久地不被人知道；如果你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女人的嫉妒和男人的崇拜早就使你成为众目所归的明星了。”

他停了一下，期待着一个回答。但是由于他的话并不是非回答不可，因此这位小姐没有开口，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

“我觉得你到马德里并不太久，没错吧？”

这位小姐迟疑了一会儿，最后用一种低得几乎难以听清楚的声音，勉强回答说：“不错，先生。”

“你打算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吗？”

“是的，先生。”

“我应该感谢自己的运气。使你在这里的逗留更为愉快，我能够做些什么？我在马德里很熟，我的家族与宫廷有点关系。如果我对您有什么用处的话，请允许我为您效劳，这将是您给我的最大荣幸和恩惠。”他自言自语道，“她现在无法用一两个字回答我了。她必须对我说点什么。”

但是罗伦佐估计错了，因为那位小姐只是鞠了一躬，以作回答。

这时，他发现他的邻座不很喜欢说话，但是她的沉默究竟是因为高傲，还是因为谨慎、害羞，或者是因为愚蠢，他却还没有弄清楚。

停了一段时间，他说：“肯定是因为你是外来人，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习俗，所以你还带着你的面纱。请允许我替你把她取下来吧。”

说着，他伸出手去摘那罗纱，但是那位小姐抬起手挡住了他。

“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从来不摘面纱的，先生。”

“但是，摘下来有什么害处呢？我请问你。”她的同伴有点不快地插进来说，“你看，其他的女士们都把面纱撩到一边去了，以对我们所在的这一神圣的地方表示敬意。我已经把自己的面纱拿开了。既然我把自己的面容露出来让人评头论足，你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为此而惊惶失措。圣母玛利亚！为一个毛丫头的脸我们已经费了多少唇舌呀。好了，好了，孩子，把它取下来吧！我敢保证，没有人会把它从你这里拿走的。”

“亲爱的姨妈，莫西亚的风俗是不摘面纱的……”

“别说你的莫西亚了。啊，圣巴巴拉。你说这有什么意思。你总是使我想起那个土里土气的地方。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莫西亚，而是马德里的风俗；因此，我希望你马上摘掉你的面纱。不要耽搁，安东尼娅，你知道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唱对台戏。”

她的侄女没有作声，但是也没有再阻止堂·罗伦佐的行为，后者凭借着她姨妈的支持，动作麻利地取下了她的面纱，于是，一个如天使一样美丽的脸蛋儿便呈现在他惊赞的眼睛面前。而且，它还不仅是美丽，简直就是迷人。它的美不仅表现在脸部的轮廓上，而且表现在它的气质的甜美与感情的丰富上。她脸庞的各个部分，分开来看，有的也许不能说是特别美丽，但合起来看，就极俊美了。她的皮肤很白，但上面有少数几个雀斑；她的眼睛不是很大，睫毛也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她的嘴唇却比玫瑰还娇嫩鲜艳；她那金色的长发用一根淡色的缎带束着，波浪似地起伏着，一直泻到她的腰际；她的脖子很长而且非常美丽；她的手和胳膊是按照

最匀称的比例构造出来的；她的温柔的蓝眼睛就是甜美的天堂所在，水晶般的瞳仁在眼里秋波流转，闪烁着钻石般明艳的光芒。她大概刚满十五岁；一丝调皮的微笑抑制不住地从她因目前的生疏而产生的羞涩中显露出来，在她的嘴边嬉戏着，显示出她的活泼与青春的活力。她用害羞的眼神打量了一下四周；当无意中碰到罗伦佐的视线时，她便马上垂下了眼睛，看着她的念珠；她的脸蛋同时变得绯红；她开始数念珠上的珠子，然而她的神态却表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罗伦佐惊讶而赞美地凝视着她；然而她的姨妈却觉得有必要为安东尼娅的懵懂道一下歉。

“她还很年轻。”她说，“对于社会世事一点都不知道。她一直在莫西亚的一座古老的城堡里长大，除了她的母亲，没有别的伴侣，而她母亲，上帝保佑她，除了知道汤要端到嘴边喝这类的事之外，知道的就不太多了。不过，她却是我的亲姐姐，同一个父亲和母亲生的。”

“只有这么一点儿常识？”堂·克里斯托弗假装吃惊地说，“太奇怪了。”

“百分之百是真的，先生。这很奇怪吗？然而这却是事实。但是，有些人就是有运气！一个年轻的贵族，第一流的青年，认准了艾尔维拉在美貌上很有些骄傲的本钱。说到骄傲，她的确向来如此，至于美貌嘛，这里就不说了。如果像她做的那样，我只要费一半的功夫……不过我扯远了。正如我所说的，先生，那位年轻的贵族爱上了她，没有告诉父亲就偷偷地与她结了婚。这个秘密一直保持了三年，最后终于传到了老侯爵的耳朵里。正如你们能想象的，他并不喜欢这

个消息。于是，他马上出发去了科德瓦，决定抓到艾尔维拉，把她送到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在那里她再也不会被人提起。可是我的圣保罗啊，她却躲过了他，逃到她丈夫那里去了。他们一起乘船去了西印度群岛！侯爵气得暴跳如雷。他当着我们的面发誓，如果这个小妖精还缠着他的儿子，他就要把我父亲，科德瓦的一个善良而又勤劳的鞋匠送到监狱里去。当他走的时候，他残忍地从我们手中带走了我姐姐的小男孩，那时才刚满两岁，她因为走得太匆忙，忘记把他带走了。我估计这个可怜的小把戏在侯爵那里受到的待遇很差，因为几个月之后，我们便收到了他的死讯。”

“嗨，这个老头子真是太可怕了！夫人。”

“噢，简直是骇人听闻！而且没有一点礼貌。你想，你会相信吗，先生？当我试图使他平息一点火气时，他竟然骂我是一个巫婆，而且为了惩罚伯爵，竟希望我姐姐会变得和我一样的丑。的确是丑！我倒喜欢他这样说。”

“胡说！”堂·克里斯托弗叫道，“伯爵肯定会觉得他的运气不错，如果他父亲允许他把两妹妹交换一下的话。”

“啊，我的上帝！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不过，我倒真的高兴伯爵是另外一种想法。当然，我姐姐从他的这种想法中得到了许多的实惠。他们在西印度群岛住了十三年之久，经常吵架，受急。后来，她的丈夫死了，她只好又回到西班牙，没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屋子，也没钱去买一所！这个安东尼娅那时还是一个婴儿，而且她一直停留在婴儿阶段。我姐姐发现她的公公又结了婚，而且他一点也不肯原谅伯爵。他的第二个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据说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年轻人，老侯爵拒绝接见我的姐姐和她的孩子；

僧

俗

但是捎来话说，如果她不再抛头露面的话，他可以给她一笔小小的年金，并且可以让她住在他在莫西亚拥有的一座古城堡里。这座城堡曾经是他的长子喜爱的住所，但是自从他从西班牙出走之后，老侯爵便无法忍受那个地方了，他不再管它，让它荒废、倒塌。我姐姐接受了这个建议，便隐居到莫西亚，并且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上个月为止。”

“那么，是什么使她现在到马德里来了呢？”堂·罗伦佐问道。他对年轻的安东尼娅的爱慕，使他对这位健谈的老妇人的讲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嗨呀，先生，她的公公最近去世了，他在莫西亚的管家拒绝再付她的年金。她打算请求侯爵的儿子重新给她这笔年金，现在暂时住在马德里。但是我觉得她最好是不要去找这个麻烦。你们这些年轻的贵族总是有许多要花钱的地方，并不是很愿意把钱扔在一个老女人的身上的。我曾经劝我姐姐让安东尼娅去代她求情，但是这种话她根本不听。她总是这么固执。好吧，她会发现她不听我的话的结果只能使她的处境更糟。这个女孩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儿，可能会起很大的作用。”

“啊，夫人！”堂·克里斯托弗插进来说，装出一副激动的神情，“如果一个漂亮的脸蛋儿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您的姐姐不向您求助？”

“啊，上帝！我的爵爷，我敢发誓，您的绅士风度真的把我迷住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青年贵族的魅力之下，要冒多大的风险！啊，不，不行。我还是保证我自己美好的名声，不让它沾上污点，或者受人指责。我总是知道如何同男士们保持合适的距

离的。”

“关于这一点，夫人，我当然没有一点疑问。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您，您对婚姻有什么反对意见吗？”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只好承认，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骑士准备把自己呈现在我的面前的话……”

说到这里，她打算对堂·克里斯托弗丢一个温柔而意味深长的媚眼，然而不幸的是，她把眼睛斜得太厉害了，竟然落在了克里斯托弗的同伴身上。后者把这眼风当成是丢给自己的，于是深深地鞠了一躬，以示答礼。

“请问，”他说，“那位侯爵叫什么名字？”

“德·拉·西斯特纳侯爵。”

“我与他很熟。他现在不在马德里，但是他不久就会到这里来，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如果美丽的安东尼亚允许我替她向他代为申诉的话，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成功地把她的情况作一个很好的说明。”

安东尼亚抬起她蓝色的眼睛，用一种无法描述的甜美微笑对他的提议表示了无声的感谢。而利奥尼拉的满意则是更大声的言谈。的确，在她的侄女总是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她觉得代表她们两个人说话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毫不困难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很少发现自己有没话说的时候。

“哦，先生！”她叫道，“你将给我们整个家族一个极大的恩惠！我万分感激地接受您的建议，并且对您的好心表示衷心的千恩万谢。安东尼亚，你怎么不说话，孩子？当这位先生对你说这么多有礼貌的事情的时候，你却像一个雕像似的坐在那里，连感谢两个字也不说，不管是好，是坏，还是无所谓。”

“亲爱的姨妈，我很清楚地知道……”

“呸，侄女！我不知告诉你多少次了，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不要打岔。你看我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莫非这就是你们莫西亚人的风俗？老天保佑我！我永远也不能使这个女孩子变成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但是请问，先生，”她转向堂·克里斯托弗继续说，“请告诉我，这个教堂今天怎么挤了这么多人？”

“您真的不知道安布罗西奥，这个修道院的院长，每个星期四都要在这个教堂布一次道？整个马德里处处都是称颂他的话；虽然到现在为止他还只讲了三滴，但是所有听过他的布道的人都被他的口才迷住了，因此，这个时候要想在教堂找个位子就跟看一出新喜剧头一次上演时一样难。您一定已经听到了他的名声。”

“嗨，先生，直到昨天我还未曾有幸到过马德里。而在科德瓦，我们的消息十分闭塞，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我们知道的很少，因此，安布罗西奥的名字还没有在我们那个教区提起过。”

“在马德里，你从每一个人的口里都可以听到他的名字。他似乎迷住了这里的居民。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虽然还没有来听过他的布道，但我对他所激起的热情却十分惊讶。他不仅受到年轻人而且受到老年人，不仅受到男人，而且受到女人的崇拜，这是没有先例的。声名显赫的贵族们赠给他大量的礼物，他们的妻子除了他不愿找其他牧师作自己的忏悔教士。在这个城市，人们干脆就叫他圣人。”

“无疑的，先生，他的出身肯定很高贵？”

“这一点现在还悬而未决。已故的开普钦修道院的前院